



## 可可的起源与历史：从神圣之果到全球商品

作者：**Roots**成员刘易斯·卡扎洛、宝拉·维利斯、塔玛伊巴·拉拉

2025年10月15日

可可的故事，是我们人民的故事——从阿比亚亚拉<sup>1</sup>（Abya Yala，意为美洲大陆，系原住民对这片土地的称呼）的神圣森林，到西非的潮湿土壤。这是诞生于社群、却被殖民者掠夺、如今又被耕作者重新夺回的历史。数世纪以来，可可是原住民部落生命、文化与仪式的种子。而在殖民主义统治下，它被转化为强迫劳动与重商主义剥削的象征——成为滋养欧洲财富的商品，却榨干南方世界的土地与劳动者的血汗，留下漫长的经济荒芜与贫困。然而每个可可荚与每颗豆粒中，都蕴藏着劳动人民的坚韧。今天，全球南方地区的农民、合作社和原住民社群正重新夺回可可生产的主权，让它重归“生命的共有物”，而非“死亡的市场”[1]。

<sup>1</sup>阿比亚亚拉(Abya Yala)是库纳人对美洲大陆的称谓，该词源于生活在现今巴拿马和哥伦比亚境内的库纳族群，指代欧洲殖民前整个美洲大陆。在库纳语中，“亚拉”(Yala)意为土地、疆域，“阿比亚”(Abya)意为成熟的母亲；因此该词可译为“丰饶之土”或“生命之境”。



本文追溯了可可这段漫长征程，从殖民帝国统治下的人民遭遇，到抗争中重获的人民主权。它提醒我们：唯有当种植者重掌主权，可可制品的真正甘甜才能显现。

数千年米，可可豆一直是大自然的馈赠。它曾是神圣之物，财富的象征，也是仪式中的圣阴。如今它却沦为全球商品，填满强势下游企业的金库，却让辛勤耕种的农民艰难度日。这绝非偶然，而是源自一段以侵略、种族灭绝与殖民为开端、并在当代资本主义体系下延续至今的剥削历史。这就是“人民的可可史”——一段关于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劳动，以及我们持续追求公正的故事。

### 原住民起源：从神圣果实到社会象征

在成为全球商品之前，可可早已融入新热带区的生活脉络<sup>2</sup>。早在欧洲殖民者踏足美洲数个世纪前，阿比亚亚拉(Abya Yala)的原住民便已熟知并珍视可可树。它不仅是植物，更深深融入他们的社会与精神生活[2]。考古学家在距今3000至5000年的陶器中发现了可可痕迹，表明其最初在南美亚马逊盆地被驯化，随后向北传播至中美洲[2]。对玛雅、阿兹特克等前哥伦布时期文明而言，可可超越食物范畴，兼具神圣性与社交属性。它既是贵族仪式的献礼，亦是宗教仪式的供品，更是价值储存的载体[2][3]。这揭示了一个重要事实：可可在起源阶段便拥有真实的内在价值，由培育它的社群共同认可并确立。在委内瑞拉，库伊卡斯原住民从野生可可树中制成为“乔罗特”的饮品，印证了他们对这种果实的深厚祖传知识[3], [4]。正因如此，我们说可可豆属于人民。



<sup>2</sup>新热带区是涵盖美洲热带地区的生物地理区域，范围从墨西哥中部延伸至中美洲和南美洲，并包括加勒比群岛。该区域被公认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



秘鲁上亚马逊地区瓦卡蒙特格兰德遗址发现的5300年可可圣地。来源：蒙特格兰德考古中心

### 殖民掠夺：种植园与奴隶制

当欧洲殖民者抵达加勒比海与南美洲时，可可迅速被纳入全球贸易网络。他们视可可非为神圣馈赠，而是牟利工具[5]。率先登陆美洲的西班牙殖民者将可可豆运往欧洲，本土需求随即重塑其生产模式[5][6]。为满足这个贪婪的新兴市场，殖民势力建立了庞大种植园体系。

这些种植园的建立直接摧毁了委内瑞拉原住民世代传承的生态和谐生产体系——科努科。不同于单一作物开采式种植，科努科采用多物种混作与农林复合模式，既滋养土壤又增强生物多样性。这种以掠夺性模式暴力取代生命模式的进程，伴随着当地劳动力的大规模消亡。随着原住民因种族灭绝和疾病而锐减，殖民者转向新的劳动力来源——非洲奴隶。

可可的命运从此与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紧密相连[7]。至17世纪，委内瑞拉和墨西哥的可可种植园由“克里奥尔”精英掌控，其财富完全建立在非洲奴隶劳动之上[8]。该体系将可可从仪式用品转化为高度商品化的经济作物，这是将其从文化根基中剥离、沦为单纯商品的第一步。

其残酷逻辑昭然若揭：1250万非洲人沦为奴隶被运往美洲，与原住民共同劳作。这些被非人化的非洲人如同货物般被运输，生产着从拉丁美洲土地上掠夺的商品。由此产生的财富催生了新的统治阶级——“可可大亨”，他们正是通过这种残酷剥削而暴富[9]。正如某历史文献所言：“奴隶价格高昂，因外国船只仅获准运送奴隶，却不得携西班牙殖民地的天然产品返回欧洲”[10]。

### 非洲之旅：新种植园前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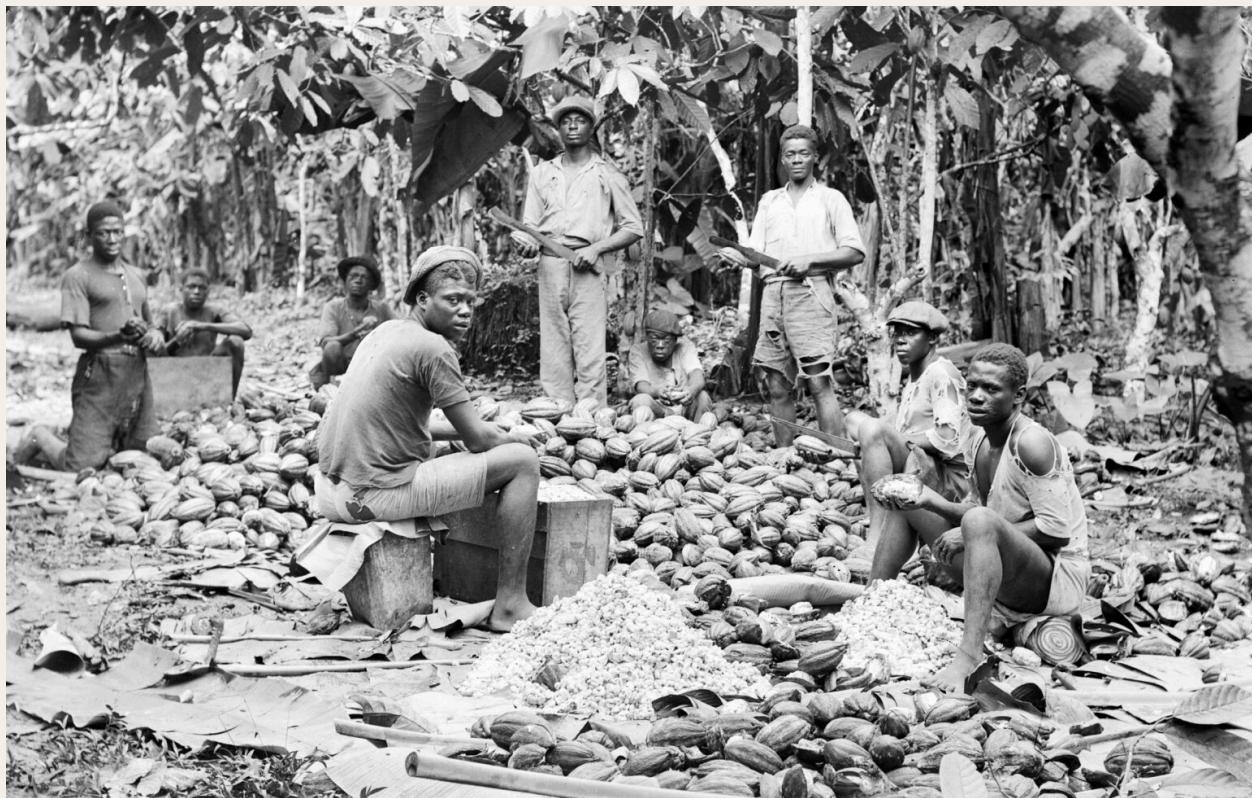
19世纪，欧洲殖民者开始有计划地将流行可可品种（克里奥罗和福拉斯特罗）从原生拉丁美洲腹地移植——从委内瑞拉、墨西哥、巴西等地获取种子和植株，移栽至可掌控生产的新热带殖民地。葡萄牙人于19世纪末在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群岛建立大规模强迫劳动种植园，堪称早期典范。

19世纪末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岛上的强迫劳动可可种植园。来源：《从萨拉热窝到红色非洲》





这些被称为"*roças*"的种植园实为残酷的种植园城镇，非洲奴隶及后来常受欺诈性债务奴役的"契约"劳工在此遭受野蛮压榨[11]。这种殖民榨取模式在其他欧洲殖民地得以复制。西班牙与法国在加勒比地区(包括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圣多明各)推广可可种植，英国则在锡兰(斯里兰卡)及印度洋殖民地推动种植。与此同时，荷兰将可可引入东南亚殖民地，尤以印度尼西亚为甚[11]。至关重要的是，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成为可可向其他非洲殖民地扩散的关键枢纽——约1876年，可可经费尔南多波岛(比奥科岛)传入黄金海岸(加纳)，形成单一作物种植模式，以满足欧洲消费市场激增的需求并实现大规模生产。



赤道几内亚费尔南多波岛早期可可种植园。来源：班图巧克力

值得注意的是，历史记载显示荷兰传教士早在1815年就将可可种植引入当时称为黄金海岸的沿海地区，而1857年巴塞尔传教士也在阿布里种植可可。然而这些尝试并未推动可可种植的普及，直到1876年左右特特·夸希从费尔南多波岛引入克里奥罗品种可可种子才真正实现突破[11]。特特·夸希是来自黄金海岸奥苏地区的铁匠兼工匠。1870年代，他前往西班牙殖民地费尔南多波岛从事种植园劳作，期间接触到可可种植技术。他注意到这些品种比黄金海岸森林中的可可树更为高大，并洞察到其巨大的经济潜力。可可被认定为高价值经济作物，可向欧洲商人售出优渥价格。他意识到这种作物在气候土壤相近的故乡黄金海岸同样能蓬勃生长[11]。这引发了一场革命，但



受益者并非非洲人。殖民政策仅允许以单一作物模式种植可可，以满足殖民需求，而非惠及加纳农民。小农户往往仅拥有几英亩（2至5英亩）土地，他们将可可作为经济作物投入种植。凭借辛勤耕作与殖民政策的双重作用，西非由此成为全球可可生产的新中心。

### 二十世纪新殖民主义的剥削模式

殖民主义虽已终结，新殖民主义的剥削结构却持续存在。种植园逻辑与全球价值链依然固化：非洲和拉丁美洲提供原材料，欧美则负责加工并获取利润。

许多非洲殖民地独立后，剥削结构并未消失，而是进行了适应性调整。殖民时期的资源榨取模式被无缝接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大规模单一作物种植与出口依赖依然存在。真正的价值并非由生产国获取，而是被欧洲和北美的大型跨国公司所攫取。可可价值链中不到5%的利润留在生产国[17]。绝大部分利润被欧洲和北美少数加工商及巧克力品牌（如雀巢和亿滋）所攫取。

尽管奴隶制已被废除，剥削性劳动实践依然存在。从贫困线水平的工资和土地剥夺，到童工和季节性移民劳动的祸害，该体系仍在持续压榨工人。正如一份报告所指出的：“殖民时期建立的种植园逻辑和不平等价值榨取机制，为当今可可产业投下了漫长的阴影。”非洲各国——加纳、科特迪瓦、尼日利亚和喀麦隆——的境况如出一辙。小农们为此付出了生计乃至生命的代价。

拉丁美洲亦是如此。巴西巴伊亚州的可可热潮创造的财富“尽归商人和大地主”[4]。当1990年代“女巫扫帚病”真菌肆虐作物时，承受代价的仍是农民和工人——他们失去工作与生计，而商人却得以幸免[18]。委内瑞拉的可可产业正面临多重挑战：种植园老化、农民高龄化、劳动力短缺及生产成本高企——这些皆是长期榨取财富却拒绝回馈土地与人民的制度遗毒[19], [20]。

### 抵抗、合作与回归本源

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农民正通过合作社、农业生态学和文化复兴重获可可产业主导权。在加纳，拥有逾3.5万名成员的库阿帕可可合作社持有Divine巧克力公司五分之一股权，使农民共享利润。西非农业生态基金会(WAAF)则致力于推广农业生态实践，为小农提供培训以恢复土壤活力和改善劳动条件，同时针对可可产业中的资本主义系统性问题与不平等现象开展有力倡导。拉丁美洲存在类似网络，例如巴西无地农民运动合作社，其成员在土地改革定居点种植有机可可生产巧克力，既尊重人权又与生物多样性和谐共生。

委内瑞拉海岸线上的库亚瓜与丘阿奥社区正通过“康努科”计划重振可可种植业，以此摆脱西方强加的单一作物种植模式所导致的经济依赖。通过“康努科”项目，他们正恢复该地区的生物多样性。其工作由“农民企业”具体实施，不仅限于销售优质发酵可可豆，更是一项全面的主权建设



计划。可可与大蕉、奥库莫芋、鳄梨的间作模式构成了基础营养来源。这种耕作不仅培育出比任何种子库更有效守护本土克里奥罗种质资源的健康森林<sup>3</sup>，更通过收获季妇女的歌谣[21]，成为巩固文化主权的实践。



左图:MST合作社制作的巧克力。右图:巴伊亚州南部农民展示可可生产。来源:MST。

委内瑞拉的康努科耕作法是祖传技艺复兴浪潮的缩影。整个大陆的生态农业从业者正重启遮荫种植体系，并在巴西等地推行可可与粮食作物间作的“卡布鲁卡”模式。从墨西哥到亚马逊的原住民社区，可可仪式正重新兴起，旨在凝聚社群、实践疗愈并重拾古老传统——尽管现代仪式既受传统影响又有所创新。仪式通常在公共场合举行，参与者共享特制的祭祀可可饮品，常伴以音乐、冥想、歌唱和舞蹈，以促进情感释放、精神觉醒和社群联结。

<sup>3</sup>克里奥罗种质资源指原生可可品种克里奥罗的遗传物质，因其细腻风味与卓越品质而备受珍视。



巴西巴伊亚州“巴西木”可持续发展项目卡布鲁卡系统中的可可树。来源:IAPC/Baobab

公平贸易、有机认证与农业生态学运动，正致力于将可可重新定位为尊严与生计的源泉，而非单纯的资源榨取。前行之路在于：农民团结、合作社发展，以及将技术作为解放而非控制的工具。同时必须承认女性可可农那至关重要却常被忽视的劳动价值。

### 结论

可可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缩影。它讲述了自然馈赠如何被窃取，数百万劳动者如何被剥削以创造少数人的巨额财富，以及这种掠夺体系如何在新的名目下延续至今。数百年间，他们宣称这颗豆子是他们的商品——在他们的市场定价，为他们的利润交易——而我们的双手始终沾满泥土，脊背终日弯曲劳作。他们凭借一个简单事实建立帝国：我们照料的树木能为世界带来欢乐，却只给我们留下苦涩。



看看今天的可可豆吧。它依然小巧、粗糙而苦涩，恰似仍笼罩其间的剥削故事。但如今，这个故事正在重写——不是在企业董事会里，而是在加纳的荫蔽果园、厄瓜多尔的集体农场，以及全球南方坚韧的社区中。可可的真实故事不再出现在光鲜的广告里，而是刻在我们耕耘的土地纹理中，铭刻在守护的祖传智慧里，凝聚在重建的集体力量里。

理解这段历史是我们的第一道抵抗。第二道则是组织起来。我们不再乞求他们苦涩巧克力中更大的份额，而是要夺回整份配方。通过农民团结、尊重劳动的合作社、修复土地的农业生态学，以及绕过企业中间商的体系，我们将苦涩转化为尊严。我们铭记：可可成为商品之前，它是文化；成为品牌之前，它是生命。

唯有当巧克力与可可制品承载着种植者的正义滋味，其真实风味方能真正甘美。让甜蜜不再掩盖剥削的苦涩，而成为我们共同培育的新世界滋味——一个拥有主权、尊严与共享甘美的世界。可可的未来不在他人手中。收获尚未终结，土地属于我们，而最甘美的果实——一个真正属于种植者的公正未来——才刚刚启程。

#### 参考文献：

- [1] Coq-Huelva, D., Torres-Navarrete, B., & Bueno-Suárez, C. (2018).《原住民世界观与西方规范:厄瓜多尔亚马逊地区的苏马克·卡瓦塞与可可生产》。载于《农业与人类价值观》第35卷第1期, 163-179页。原住民世界观与西方规范:厄瓜多尔亚马逊地区的苏马克·卡瓦塞与可可生产 | 农业与人类价值观
- [2] Lanaud, Claire, et al. "考古基因组学揭示哥伦布前时期可可驯化史新发现." 科学报告 14.1 (2024): 2972. 考古基因组学揭示哥伦布前时期可可驯化史新发现 | 科学报告
- [3] 劳米勒-卡迪纳尔, 詹妮弗。《区分古典玛雅"巧克力"容器的用途、功能与目的:并非所有杯子都用于饮用》《古代中美洲》30卷1期(2019) :13-30页。 区分古典期玛雅"巧克力"容器的用途、功能与目的:并非所有杯具都用于饮用 | 古代中美洲 | 剑桥核心
- [4] Zarrillo, S., Gaikwad, N., Lanaud, C. 等. 全新世中期亚马逊上游地区可可树的利用与驯化。《自然生态与进化》2卷, 1879–1888页(2018年)。<https://doi.org/10.1038/s41559-018-0697-x>
- [5] Norton, Marcy. "品尝帝国:巧克力与欧洲对中美洲美学的内化." 《美国历史评论》111.3 (2006): 660-691. <https://doi.org/10.1086/ahr.111.3.660>
- [6] 布策尔, 卡尔·W.《1492年前后的美洲:当代地理研究导论》。《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年鉴》第82卷第3期(1992年) :345-368页。<https://doi.org/10.1111/j.1467-8306.1992.tb01964.x>
- [7] 阿德巴约, 阿德凯耶。《黑大西洋的三重悲剧:奴隶制、殖民主义与赔偿》。载《黑大西洋的三重负担》。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 2025年。第3-60页。 <https://doi.org/10.7765/9781526193049.00006>
- [8] 克莱因, 赫伯特S., 与 本文森三世。《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的非洲奴隶制》。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7年。《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的非洲奴隶制》- 赫伯特S. 克莱因, 本文森三世 - Google图书



[9] 卢库米-莫斯克拉, 莉娜等。《双重可可-巧克力与享乐政治经济学的物质性》。《欧洲发展研究杂志》(2024): 1-21. [双重可可-巧克力与享乐政治经济学的物质性 | 欧洲发展研究杂志](#)

[10] 托马斯, 罗伯特·保罗, 与理查德·尼尔森·宾。《捕人渔夫:奴隶贸易的利润》。《经济史杂志》34卷4期(1974): 885-914页。 <https://doi.org/10.1017/S002205070008935X>

[11] 迪亚斯-瓦尔德拉马, 豪尔赫·R., 桑托斯·T. 莱瓦-埃斯皮诺萨, 及 M. 凯瑟琳·艾梅。《美洲可可及其病害史》。《植物病理学》110卷10期(2020年): <https://doi.org/10.1094/PHYTO-05-20-0178-RVW1604-1619>.

[12] <https://bantuchocolate.com/our-journey/history-of-cacao-from-south-america-to-west-africa/#:~:text=From%20S%C3%A3o%20Tom%C3%A9%20cacao%20was%20taken%20to,made%20its%20way%20to%20other%20African%20countries.> 本图[巧克力](#)

[13] 贝克勒, 弗朗西斯·L.《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可可生产史》。载于APASTT研讨会暨展览会论文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可可产业振兴》, 第20卷。2003年。  
<http://crc.edu.tt/sta.uwi.edu/cru/documents/BekeleHistoryofcocoaproductioninTrinidad-2009.pdf>  
[https://link.springer.com/chapter/10.1007/978-3-319-24789-2\\_1](https://link.springer.com/chapter/10.1007/978-3-319-24789-2_1)

[15] Fowler, Mark S., and Fabien Coutel. "可可豆:从树到工厂." 贝克特工业巧克力制造与应用 (2017): 9-49. <https://doi.org/10.1002/978118923597.ch2>

[16] 特尔宗格, 丹尼尔·库马凡, 辛古瓦·奇穆卡, 辛古瓦·福音。《几内亚湾国家可可产业的经济重要性》。《地球科学》:64。科学遗产第150-150-2024号.pdf

[17] 孔戈尔, 约翰·埃德姆, 玛格丽特·奥乌苏, 夏洛特·奥杜罗-耶博阿。《2020年代可可生产:挑战与解决方案》。CABI农业与生物科学 5.1 (2024): 102. 2020年代可可生产:挑战与解决方案 | CABI农业与生物科学

[18] 拉加, 谢丽琳, 德里克·阿布杜。《科特迪瓦:宏观经济与贸易概况》(2022)。Microsoft Word - [Cote\\_d'Ivoire\\_macroeconomic\\_and\\_trade\\_profile\\_2023\\_final.docx](#)

[19]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食品能源核心部门。《近期经济发展与项目绩效》。[elibrary.imf.org/downloadpdf/view/journals/002/2024/223/article-A001-en.pdf](http://elibrary.imf.org/downloadpdf/view/journals/002/2024/223/article-A001-en.pdf)

[20] Staritz, Cornelia 等。"全球价值链中的定价能力:科特迪瓦与加纳可可产业价格稳定案例研究."《欧洲发展研究期刊》(2022): 1. [全球价值链中的定价能力:科特迪瓦与加纳可可产业价格稳定案例研究 - PMC](#)

[21] 约翰斯·小, 诺曼·丹尼。《巴西的巧克力森林:巴伊亚州可可农林复合系统中保护的环境与经济作用》。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 1996年。《巴西的巧克力森林:巴伊亚州可可农林复合系统中保护的环境与经济作用》- ProQuest

[22] 克拉伦斯-史密斯, 威廉·杰维斯。《1870年代至1914年第三世界可可种植园:低效的政治经济学》。载《新制度经济学与第三世界发展》, 劳特利奇出版社, 1995年, 第171-185页。

[23] 普塞尔, 托马斯·弗朗西斯。《委内瑞拉社会生产公司的政治经济学》。《拉丁美洲视角》第40卷第3期(2013年): 146-168页。

[24] 杜霍, 卡尔·托纳姆·金。《加纳可可产业生活收入差额制度实施首年:关键可持续性与生计问题》。SSRN 3931201 (2021)。卡尔·托纳姆·金·杜霍:《加纳可可产业生活收入差额制度实施首年:关键可持续性与生计问题》 :: SSRN



[25] 兰根达姆, 伊尔玛。《科特迪瓦可可农场童工现象》。[Microsoft Word – 硕士论文 伊尔玛·兰根达姆.docx](#)

[26] 奥马尼亚, 何塞。《库亚瓜:森林、科学、合作社与具象的象征》。  
<https://lainventadera.com/2025/08/30/cuyagua-bosque-ciencia-cooperativismo-y-lo-simbolico-concreto/>

---